雕菰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雕菰集

（三）

焦循撰

雕菰集卷九

性善解一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咥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

性善解二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復其性

性善解三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

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燧人。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知子之當孝乎己。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己。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己。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說。則不可定。第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性善解四

性善之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也。臨之以鬼神。振之以雷霆。未有不悔而禱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囂。無不自引於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善之言、靈也。性善猶言性靈。惟靈則能通。通則變能變。故習相遠。

性善解五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耆味。鳥獸不知耆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

心最靈。乃知者味好色、知者味好色。卽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禮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悅口。皆性之善。淮南泰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民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修務。訓云。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喜而合。怒而鬬。見利而就。辟害而去。其情一也。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此蓋孔門七十子之遺言。故善言性者。孟子之後。惟淮南子。

知命解上

子夏述孔子之言曰。死生有命。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二說以相反。實相通也。凡死生窮達。屬於天者爲命。不屬於天者則非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之言無也。無者。禁戒之詞。謂無使非命而死也。厭於巖牆而死。與桎梏而死。皆爲非命。故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死生有命。正謂不可死於非命。顏子三十二而終。此受於天之命也。不可強者也。雖大賢如顏子。不能改殀爲壽。所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也。若爲牆所厭。則是不自愼。而自折其軀體。非命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見呂氏春秋勸學篇。死於畏猶死於厭。見檀弓顏曾不敢死於畏。卽孟子不立巖牆之下之意也。已可轉移趨辟者也。若顏子三十二而終。則不可轉移趨辟者也。不可轉移趨辟者。命也。是故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

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舉一概而皆委之於命。是爲不知命。

知命解下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囿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囿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卽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聖人以己之命聽諸天。以天下之命任諸己。故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卽知此命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者。長人者也。能造命則仁矣。故曰。禮仁足以長人。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者保天下。保天下。則溺由己溺。飢

由己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如是爲樂天。卽如是爲知命。第以守窮任運爲知命非孔子之所云知命也。

格物解一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來也。物者對乎己之稱也。易傳云。遂知來物。物何以來。以知來也。來何以知。神也。何爲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何爲通。反乎己以求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足以格人之所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足以格人之所好。爲民父母。不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物格則知所好惡。誠意者、誠此好惡也。故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能格物以致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不能格物以致知也。故格物者、絜矩也。絜矩者、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不能格物。則所藏乎身不恕矣。

格物解二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於己之有夫婦也。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婦。於己之有飲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飲食。安飽先以及父兄。因而及妻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於是與人相接也。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於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來。修己安天下之大道。若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是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謂難而非仁者也。絕己之欲。不能通天下之志。物不可格矣。

格物解三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格物不外乎欲己與人同此性。卽同此欲。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乎人。惟本乎欲以爲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人有玉而吾愛之。欲也。若推夫人之愛玉。亦如己之愛玉。則攘奪之心息矣。能推則欲由欲寡。不能推斯欲由欲多。不知格物之學。不能相推。而徒曰過其欲。且以教人曰遏其欲。天下之欲可遏乎哉。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絜矩之矩。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向也求於子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格物之學也。

一以貫之解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惟克己。斯能舍己。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

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今夫學術異端則害道。政事異端則害治。意見異端則害天下國家。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豈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思何慮。言何爲乎思。何爲乎慮也。以途旣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何晏引此解一以貫之。而倒其文。以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申之曰。知其元。則衆善舉矣。韓伯康注易曰。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莊子引記曰。通其一而萬事畢。此何晏、韓康所出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貫則不執矣。執則不貫矣。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

下之志矣。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一以貫之之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執一之謂也。以執爲貫。是以烏喙爲嘉蔬。認鴟鴞爲鸞鵠焉矣。已。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吾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自何晏、韓康、蔽於莊老。誤以何思何慮爲不思不慮。而一貫之義。遂戾謬不可以訓。非思慮不能貫。但多學而識不能一以貫之者。正由不思不慮也。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貫之學也。

攻乎異端解上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爲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爲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爲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卽摩。摩卽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磑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

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爲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卽發明論語之義。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磑切磨錯。使紊亂害於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爲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裘。悖矣。一人冬夏俱葛。悖矣。一人冬夏不裘不葛。而俱以袷。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裘屬之冬。葛屬之夏。袷屬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相觀而善之謂摩。人異於己。亦必己異於人。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義者、宜也。歸之於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爲異端而排之。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此又以斥左氏爲異家。異家卽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

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墉弗克。句。攻吉。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己而歸於法。卽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

攻乎異端解下

然則孟子距楊墨、非乎。孟子於楊墨。辭而闢之。楊子爲我。執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卽爲異端。孟子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然則孟子之距楊也。距其執於爲我也。其距墨也。距其執於兼愛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執則爲楊墨。不執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禹、稷、顏、曾者也。則亦以楊、墨、子莫之道。攻而摩之。以合於權而已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

矩無所不貫。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

古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荀子王制篇。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於君子孚於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先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爲君子。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是故利在己雖義亦利也。利在天下即利即義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殺身成仁解

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勸衆事而野死。冥勸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勸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

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使無訟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學引之而申言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康成解情爲實。謂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說也。吾疑焉。虛誕無實之辭不敢訟。然則不虛誕則敢訟矣。何得爲無訟。且使民畏懼之不敢訟。亦非眞無訟也。又何以爲知本。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則知本矣。然而修身在正心、誠意、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所以使無訟者。在此而已。聽訟者以法。法愈密而爭愈起。理愈明而訟愈煩。吾猶人也。謂理不足持也。法不足恃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格物爲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本。故兩言此謂知本。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情也。不得其正者。不能格物也。不能通情也。能格物則能近取譬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情也。而譬焉。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矣。而物格矣。所藏乎身。既恕則身修。因而喻諸人。則絜矩之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尙何訟之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不能恕。不能絜矩。是謂拂人之性。性拂而情不通。物不格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無怨則不爭。不爭則無訟。情通於家則家齊。情通於國則國治。情通於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大學特指出情字性字。以爲格物之目。而於絜矩之道暢言之。易傳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保合太和則無訟。而歸其本於性情。夫人皆

相見以情。而已獨無情。志乃畏矣。民自畏其無情。則天下皆情矣。天下皆情。自不得獨以無情之辭盡。不得也。非不敢也。孔子使無訟之言。余見引之者五。賈誼之疏。大戴禮察篇所錄也。文學對大夫之論。鹽鐵論對。以斥杜周王溫舒之用刑法。史記酷吏傳序所祖也。賈誼謂慶賞刑罰無私如天地。惟禮能絕惡於未萌。王符潛夫論云。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引必使無訟之文。而解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心。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厚其情而明恕也。恕則克己。克己則復禮。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民志畏則有恥。有恥且格。格卽格物也。上格物以化其下。天下之人。亦皆格焉。格則各以情通而無訟。而天下平。

讀易韋編三絕解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門人問曰。孔子天縱之聖。何至於易而不能解。韋編至於三絕。是困而知之矣。吾子學易有年。請解其義。余解之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引申。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絡。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迭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卽此韋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失之矣。

雕菰集卷十

說聚

易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聖人治世之大法也。上古之世。人道未定。不特人與人相雜。亦且人與禽獸相雜。人以禽獸爲食。禽獸亦以人爲食。男女無別。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長幼之序。無尊卑貴賤之等。人之行同於禽獸。伏羲氏思有以聚之。而先定人道。使男女有別。各嫁娶以爲夫婦。乃有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乃有類。類者父子相繼續也。由一本而九族各以其類聚。互相爲婚姻。於是由一族以及千百族。人乃與人聚。而不爲禽獸所害。聚則爭。因立君長以統治之。乃有國。國之所聚。與家之所聚。相經緯焉。父子有親而親親有殺。君臣有義而尊賢有等。有等殺而羣乃分。有所分而聚乃可治。五穀之雜於草木也。猶人之雜於禽獸也。神農氏辨而聚之。不特穀與穀聚。而穀之中爲麥爲粱爲黍爲稷爲稻爲麻爲菽。亦各以類而聚。推之於果於蔬。無不使以類聚。其百穀果蔬之外。又辨其性之所宜。或用爲藥以治疾。或用爲器以利用。於禽獸之中辨其爲六畜。雞豚狗彘。可以養老。服牛乘馬。可以致遠。亦各蕃其種而聚焉。伏羲氏盡人之性。神農氏盡物之性。治世之法兩聖人盡之。儒者稱三皇。或配以燧人。或配以女媧。余謂伏羲神農兩聖人。未有能配之者也。

說方上

天之道圓。惟圓乃直。後人以同流合汙爲圓。非圓也。地之道方。惟方乃通。後人以絕物忤世爲方。非方也。圓則自彊而無所依倚。同流合汙。則依倚不能自彊。方則推廣而無所崖岸。絕物忤世。則崖岸不能推廣。方之言旁也。天旁通於地。故地之德方。處乎中。東西南北在其四旁。則爲四方。幷四隅言之。則爲八方。極而言之。則爲萬方。方非以隅角名之也。自彊不息。則得乎道之圓。厚德載物。則得乎道之方。厚以載物。則能旁通。自彊成己也。載物及物也。物在己旁。而推而通之。德施普矣。普卽方也。故絕物忤世者反乎方者也。陽湖孫觀察惡道之不方也。作釋方。乃未悉乎方之道也。因爲之說。

說方下

形之有隅角者稱方。何也。隅猶言遇。角猶言較。有兩則遇。亦有兩乃較。物折則一爲二。故折而有隅角者爲方。方者併也。有兩乃可言併也。天一也。地配於天則二也。故方屬地。如母配於考則稱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故妣屬母。若以四旁言之。詩云東方之日兮。固指天而言。是天亦可稱方。天固無稜也。地道方而形則圓。夫何惑焉。

說隅

說文。隅。从自禺聲。陬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聚居爲陬。陬之爲聚。猶諏之爲聚。凡物由分而合爲聚。兩線相引。其合處或角。以其聚則爲陬。以其遇則爲隅。遇者會也。會者合也。廣雅。陬隅同訓隈。說文。隈。水曲隩也。釋名。曲局也。爾雅釋言。局分也。有兩則分。亦有兩乃聚。隅陬隈皆以兩得名。廉从兼得聲。兼幷也。故隅

亦名廉。廉稜也。廣雅釋詁。稜威也。後漢班彪傳注。威畏也。考工記。恆當弓之畏。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隈卽畏也。畏也者必撓。撓曲也。故隈爲曲。凡心一則直。貳則曲。兩而合則愛。兩而分則畏。畏愛異而同。故偎从畏而訓愛。記曰。畏而愛之。則兼其義也。愛通僾。而義爲隱。隱之義又通於曲。愛者仁也。於是仁爲惻隱。而隱曲之隱。與畏愛之愛。遂相轉注可通而通矣。列子湯問篇。乃命禺彊。張湛注。禺與隅同。管子侈靡篇。是爲十禺。注云禺猶區也。論語區以別矣。別亦分也。淮南氾論訓。此見隅曲之一指。注云隅曲室中之區隅。荀子榮辱篇。安知廉恥隅積。注云隅一隅。謂其分也。隅以分爲義。故云區隅。區之於歐。猶隅之於偶。偶爲兩。知隅亦爲兩。史記封禪書之木禺。卽孟嘗君傳之木偶。故大雅維德之隅。劉熊碑作維德之偶。隅卽偶也。隅與愚同聲。愚鈍也。以義推之。凡兩線相交。其正者爲方。其銳者爲角。其鈍者爲隅。

說權一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邇言不能皆善。舜用之而當。則惡隱而善揚。中卽在兩端。執而用之於民。舜之權也。治寒而用烏附。治熱而用硝黃。無弊也。用而當。則烏附硝黃之惡隱矣。苟惡其毒苦。而擇不寒不熱和平無害之味投之。鮮不誤矣。故以權用法。猶因病用藥。以將來之有弊。

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不知權者也。以前此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亦不知權者也。

說權二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用之。乃不從後進之君子。而從先進之野人。或曰。後進者不得爲君子也。稱之爲君子。詭詞也。不知此聖人示人以權也。野人質勝文。君子文質彬彬矣。當孔子時。文勝質之時也。從先進則以質勝文。與文勝質相和。乃可以至彬彬之君子。譬如湯至沸。以寒水和之。乃得其平。故聖人之教人也。兼人則退之。退則進之。王者之化俗也。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

說權三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孟子論鄉原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是共相習爲同流合汙。於忠信廉潔。似是而非矣。孔子反之以爲德之賊。衆悅以爲善而不知變。孔子以爲賊。而思狂士。狂士與鄉原相反者也。故爲反經。反經而經乃正。經正而衆乃知似是而非

者之非堯舜之道也。衆以同流合汙爲經。則經不正。反之而以堯舜之道爲經。則經正矣。衆與於堯舜之道。而同流合汙之邪慝乃退。此反經卽公羊傳之反經。公羊家之言。蓋有所授也。學者重視經。駭於反經之言。是不知權之爲權。亦不知經之爲經。

說權四

經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易卽變通也。常本衣裳之裳。其訓久者。通於長。長从兀从匕。匕卽化。說文言久則變化。非變化不可以久。亦未有久而不變化者也。常亦庸也。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猶變也。子思子作中庸。直以庸字名書。一則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以時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趣時也。一則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以用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利用也。又以天下之達道爲和。而以中和明中庸。達卽通也。於是暢言之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不足則增。有餘則減。此變通也。所爲庸也。卽所謂常也。易傳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亦申之云。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世者。代也。謂更代而變化也。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

說權五

仁義禮知信。萬古行之而不易。故曰五常。五常卽五行之性。見樂記注疏。故黃帝考建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

中。以候其天和。見素問五運行大論。春秋寒暑。迭相爲經。權在其中矣。恭愼勇直經也。無禮則勞。無禮則葸。無禮則亂。無禮則絞。不知權也。故聖人之轉移天下也。以禮。仁知信直勇剛經也。不好學。則其蔽愚。其蔽蕩。其蔽賊。其蔽絞。其蔽亂。其蔽狂。不知權也。故君子之轉移氣質也。以學。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然則禮也、學也、惟其義也。雖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則禮義之中又有權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未至於權。未善也。儒者自持所學。曰吾禮也。吾義也。是乎己而非乎人。出者奴而入者主。其始害於道。其究禍於天下國家。非禮義之有害也。亦害於不知權而已矣。

說權六

聖人以權運世。君子以權治身。權然後知輕重。非權則不知所立之是非。鮮不誤於其所行。而害於其所執。周易以易名書。屯之既濟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虞者度也。度然後知長短。權與度一也。惟度乃知幾。幾者吉之先見者也。中孚初九。虞吉。虞乃吉。權乃無害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易何以無大過。以其能變通也。許虞仲夷逸以權。何也。謂放言也。隱居爲身。中淸放卽發也。言而當。故發中權。言之無過。逸民之權也。無可無不可。聖人之權也。虞仲夷逸者。放言而外。未必皆權矣。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禽獸也。禽獸不能轉移。人則能轉移。自守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此害於禮者也。援則反乎禮而善矣。娶妻如何。必告父母。禮也。告

則不得娶。以懟父母。且至於無後。無後爲不孝之大。故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是舜之反經也。任人問屋廬子。食色與禮孰重。而語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娶妻固有不必待親迎者。孟子舉紾兄之臂。與踰牆摟處子。而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權之義。分之析之明且盡矣。親迎禮也。必親迎則不得妻。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祀。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強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爲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反常也。必儒衣儒冠。以攖桓魋之怒。是輕生也。子羔處難而不由竇。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簀。未安而終。易簀固死。不易簀亦死。不敢久於安也。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皆權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王。小則霸。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枉尺。一鉤金也。直尋。一輿羽也。以不親迎而得妻推之。故曰。宜若可爲。不知不親迎。反乎經而不枉乎道。經可反也。道不可枉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君子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爲鑽穴踰牆之類。非徒不親迎之類也。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爲權。

說權七

史記、漢書、不爲紀信立傳。附見項羽高帝本紀。亦寥寥。非特筆。檢之殊不快。及閱董子春秋繁露。乃知其

故當時重公羊學公羊家以逢丑父爲欺三軍當斮董子凡三言之一以爲不如祭仲之知權竹林第三一以爲不如轅濤塗之不宜執精華第五一以比楚子虔之殺蔡世子觀德第三十三謂獲虜逃遁者君子所甚賤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漢之紀信即齊之丑父也當時之論丑父如此則不滿於紀信可知方以紀信爲邪道司馬氏與董子同時其習聞之矣此紀信所以簡之不立傳也按公羊傳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斮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爲邪道爲不知權董子據晉人之言以爲丑父欺三軍則是以司寇據讎敵之片言以入被誣者之罪若謂丑父是時宜與頃公同死社稷見竹林以尤爲迂論頃公歸而賓媚人成盟晉師退矣頃公發憤有爲齊且大振晉侯且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復歸其侵地若與丑父同死靡笄之下晉率魯衛之軍直入徐關國已無主其屏更不可測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孔子微服不爲辱頃公何辱之有紀信之於沛公所係尤大當時無信誑楚高帝安危正不可知漢且由是滅矣謂漢四百年天下紀信實與之可也余謂逢丑父紀信千古之大忠非身死於國亡事敗之後無補於君父者可較也君子知權莫過於是董仲舒以爲不如祭仲失之甚矣況左氏述丑父之言晉人實免之晉人固許其忠詎有忠於事君而爲枉爲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爲知權姑置勿論董子斥丑父不知權董子固未知權也夫

董子之言曰。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董子於是乎淺言權矣。權反經以合道。此一陰一陽之所以神。權在陰陽迭用之中。陰不可爲權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可以與可以無與。非權則傷惠。古稱刑爲常刑。刑法也。亦經也。而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用者庸也。或流或贖。或赦或賊。平其輕重以爲之。典刑之中有權焉。而刑不可爲權也。劉劭人物志曰。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以公正爲經。創制垂則。盛時之事也。遭變用權。所謂權用於末也。劭之說同於董子。然則董子之權。術家之權。非聖人之權。術家之權。孟子所云機變之巧也。蓋有王者之權。有霸者之權。有君子之權。有小人之權。王者以權平天下。霸者以權富其國。君子以權修身。小人以權詐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王者之權也。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霸者之權也。君子之權。孔子、孟子、所言是也。小人之權。董仲舒、劉劭所云是也。小人之權宜隱。君子之權不可離。無權則賊道矣。是故荀子曰。人無動而不可不與權俱。

說矜

有老儒病。將死。取生平著述草稿視之。悉付諸火。門人問曰。若此儒者。可謂能自謹矣。余曰。未也。此矜心乘之也。人莫患乎自以爲孔子。自以爲孔子。則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則不復能察天下之言。而其學不進。其始血氣僨滿。昏瞀自持。既老而衰。衰而病。漸知己之言未能

加乎天下之言。而天下之言之加乎己者。又不甘下之。下之不甘。勝之不能。則不如火之。嗚乎。是可哀矣。夫人各有其性靈。各有其才智。我之所知。不必勝乎人。人之所知。不必同乎己。惟罄我之才智。以發我之樞機。不軌乎孔子可也。存其言於天下後世。以俟後之人參考而論定焉。老儒自矜其言。又恐人之斥之駁之也。至於火其言。存其言於天下後世。無一人斥之駁之。惟孔子一人。而漢唐宋以來。且有疑孔子者矣。彼老儒者。乃欲天下後世無疑己者也。則自視且過乎孔子矣。

說定上

顧亭林語潘稼堂曰。人最忌以未定之書示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爲定。誠定乎。人以爲未定。誠未定乎。夫以爲定。亦自以爲定耳。而人之視人之書也。恆以爲不足定。定不定果何是乎。少時之作。壯而視之。或以爲未定。壯時之作。老而視之。或以爲未定。然究之、少壯之作。不必誠不定。老年之見。不必其遂定。人之學。自求其善而已矣。定不定。己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夫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

說定下

井田封建。聖人所制也。而後世遂不可行。則聖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於一時。而不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而不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而不能定於人人者。此聖人所以重通變之學也。然而有定於一時。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卽定於人人者。何也。人倫也。孝弟也。仁義也。忠恕也。聖人定之。不容更有言也。更有言使不定其所定。則楊墨之執一也。佛氏之棄人倫滅人性

也。已別有所定。以定聖人之言。聖人所已定者。遂不定。不能窮其微。察其僞。且以未定爲定。而聖人之言其不容更定者。乃莫得其所定也。是則惑之深而害之大矣。

理說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禮。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卽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爲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順。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啓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卽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眞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文說一

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質言之者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濤。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朽荄吹噓之以爲氣。剿襲雷同。猝猝可憎。試思所欲質言者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者也。

文說二

文有達。而無深與博。達之於上下四旁。所以通其變。人以爲博耳。達之於隱微曲折。所以窮其原。人以爲深耳。譬如泛舟於湖港泮繁多。土人指而告之。終茫然莫能釋。及往來其間。歷有年所。而支分派別。瞭然於胸中。乃知土人所縷述者。原未嘗溢於所有之外。且向者土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也。醫之達者。其治疾每爲庸醫所詬病。往往其應如響。又未嘗不詫爲神奇。不知第明其所以然之理。而行其所當然。如人本之南。忽東行。非奇也。南有水。必東乃得梁也。故非深博不可爲文。非深博不可論人之文。

文說三

夫謂文無深與博。亦卽無所爲簡。行千里者以千里爲至。行一里者以一里爲至。左氏春秋。一人之筆也。或一二言而止。或連篇累牘。千百言而不止。一二言未嘗不足。千百言未嘗有餘。災變戰伐。下至瑣褻猥鄙之事。無不備載。未聞徒舉其大端。而屏其細。故以爲簡也。而文自簡。明康海作武功志。不啻殘磚敗瓦。

而處人於荒村僻巷間也而說者稱羨之良可怪矣

詩說

余有老柘二株枝疎蒲召善攻木者修剔之乃登柘以繩先縛其枝而後斧之慮枝落傷柘下花藥故也小弁之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顛者不欲妄踣也疏云畏木倒而掎之乃知詩人所詠即野人伐木之情狀而鍊一掎字以寫之凡析薪以斧縱斫之受鋒處隨木理而裂多袤行是爲杝也疏以施明杝施者袤也見淮南子要略訓注余屋後土垣圮於雨召佃客築之羣運土邪許魚貫而集集而後築垣成矣以繩纏柳鞭之便堅土受鞭而斂矣緜之詩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云捄蘩也陾陾衆也度居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蘩而投諸版中詩人寫築牆之情事尤詳細如繪以蘩盛土投之版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板者則削之屢之屢爲古婁字婁者斂也斂之使堅必用鍛鍛者椎也椎而斂之即今以繩纏柳而鞭之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樓通婁削約即斂則削屢之屢亦可讀爲牢牢之即堅之堅之由於鍛之故曰鍛屢鍛屢猶鍛鍊也削用鍤屢用鞭二字尤鍊甚說詩者以晚唐姚合賈島爲尖酸瑣碎其體卑靡病在刻意雕琢偶舉此二條以訊之

詞說一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

委之氣寓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沈困。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絃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惟專於是。則不可耳。

詞說二

詞不難於長調。而難於長句。詞不難於短令。而難於短句。短至一二字。長至九字十字。能長不可界斷。短不致牽連。乃見力之大。短不牽連。尚易。長不界斷。雖名家有難之者矣。古人用長句。往往同一調。而句或可斷於此。亦可斷於彼者。皆不可斷其音。以緩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吳夢窗自度金盞子調云。新雁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此九字句。余所謂緩調。字字可停頓也。乃或據竹山詞而讀又字爲句。竹山固本諸夢窗。乃據竹山以衡夢窗。可乎。

時文說一

時文之體。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虛則以神爲法。考核典禮。敷衍藻麗。皆其後也。故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乃爲大家。題有截上截下。以數百字而適完此一二句之神理。古文無是也。題有截因而有牽連鉤貫者。其卽離變化。尤未可以苟作。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仄不完。而窮思渺慮。如飛車於蠶叢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纖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恆庸而生危論。於諸子中。有近乎莊、列、申、韓、鄧析公孫龍。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

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也。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弈。曰詞曲。曰時文。

時文說二

季蕃問曰。時文莫善於章陳兩家之文。往往深僻其意。然則何如而後能深僻其意也。余曰。深僻者形也。非意也。兩家之意。雖初學俗手亦能之。夫章陳之文之深僻者。其形則然也。匪獨章陳。凡時文皆然。庸奇清濁。淺深華樸。均以形別之。古文以意。時文以形。舍意而論形。則無古文。舍形而講意。則無時文。故二者不可以相通。然則時文易工乎。曰惟以形。工之尤難。

時文說三

學究之以時文教人也。動曰理法。夫時文之理法。第時文之理而已矣。時文之法而已矣。如學詩者有詩之理法。學詞者有詞之理法。學書者有書之理法。學績事者有績事之理法。推之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莫不各有理與法。時文其一也。舍理法不可以爲時文。猶之舍理法即不可以爲詩詞書畫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而究之其爲時文之理法而已。設以醫之理法。用諸書畫。吾知其不通也。以陶人之理與法用諸冶詩之理與法用諸時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則執時文之理與法。遂以爲即聖賢修己治人齊家治國之理與法。然乎哉。且時文之理法盡於明人。明人之於時文。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也。執成宏之樸質。隆萬之機局。以盡時文。不異執陳子昂孟襄陽、韋蘇州、以盡詩。執姜白石張玉田、以盡詞。亦學究之見而已矣。

昭穆說

昭穆。周制也。父爲昭。子爲穆。七廟所祀。親盡則祧。無可疑也。疑者。以七廟親盡則毀。設有兄弟嗣位者。將共昭穆乎。抑兄昭而弟穆乎。又有以孫繼祖者。將祧其二主乎。抑虛其一廟乎。以弟繼兄。以孫繼祖。則將有親盡不毀者乎。且將有親未盡而毀者乎。竊謂昭穆之制。卽所以定父子承統之制。文王之位。不傳於伯邑考之子。而傳於武王。則無以孫繼祖之事矣。周公大聖人。武王不以天下未定。禮樂未興。舍孺子而授以天位。周公攝相。必復辟以歸政於成王。則無以弟紹兄之事矣。旣無以孫繼祖之事。又無以弟紹兄之事。則父常爲昭。子常爲穆。親盡則祧。又何疑乎。於是有十五生子一娶九女之制。所以廣其嗣。設不幸而如宋之仁宗。明之武宗。則以昭穆相當者。繼嗣而繼統焉。周公爲萬世立法。而寓其意於昭穆之制。論古者。宜因昭穆。以推見其立法之心。乃紛紛聚訟者何哉。

岳神說

湖中人乙負甲穀。甲愿而乙黠。乙治酒飲甲。曰。將劵來。吾庚爾穀。甲欣欣持劵。率家子弟以筐往。乙受之。則曰。吾不負爾也。衆何爲來。詭與訌而訟之縣。甲不勝。愬諸府。府亦以其無劵也而曲之。甲又不勝。而愬諸司。司曲之亦如府。將愬諸撫軍。家人曰。無劵終無直。子者徒損錢耳。適除夕。甲衣冠過乙曰。明日元旦。請同詣岳廟。愬諸神。吾狀已具。特告君。君其亦具狀來。明旦。甲持狀至岳廟。則乙已先在。揖甲曰。吾誠負君。劵故在。請如劵庚君穀。君勿愬神也。夫竭數年之力。求白於縣府司而不得。一旦不煩言而得諸神。說

曰。此聖人所以以神道設教也。夫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人神而明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知吾之好惡。而有以窺我。則用我之刑賞喜怒。以行其詐。而民倦矣。倦者無嚴憚之謂也。中庸之末也。言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因引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又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又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人之畏天也。以其無聲臭也。人之畏鬼神也。以其不可度也。君子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所以神武而不殺。此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與。

雕菰集卷十一

釋月

歲戊午。與高郵沈方鍾鈁晤於金陵之旅舍。方鍾語余曰。月之有魄也。虛與實與。有形而暗與。抑無形而空與。六月之下弦。歲星交於月。星貫弧背自兩角間出。令有形而暗也。則星不得見矣。星故上於月。今月之魄不可以揜星。意者其虛而無形者邪。余時無以應。歸而思之。白虎通德論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其在說文。篆文作𠕁。云月闕也。太陽之精。象形。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制字不象其盈。而必象其闕者。豈非以形之本闕乎哉。蓋日之形如球。月之形如釜。常受日之光以爲半圓。故其弧背常向於日。陰承陽之義也。且日乘於天。月生於地。月猶水也。水隨日而潮。月隨日而滿。陰主凝。得陽則起而充焉。弧背所以向日。日之氣充之而弧也。然不必星之交月而知之矣。魄而有形。則當其弦也。必半明而半黑矣。今其半不著其黑也。弦之外蒼蒼者天也。初生明時。有圓影一規。漸至上弦。轉無此影。尤可見矣。聖人知之。故制月之字而象其闕云爾。

釋軌

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此度之見於經文者甚明。曰四尺。而不曰軫與轐七寸。則不得定軫與轐爲七寸可見。六尺六寸三尺三寸。皆言其奇零牙圍轂長之數。皆比例至

於微秒。則此四尺之數。必非統總約略之數又可見。則於此因軫轐之圍以求其徑。因其徑以求所謂四尺者安在。則軓之所在。可以意推矣。竊以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二寸七分五釐。當兎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方徑三寸八分零九豪。轐之厚與此平。則轐亦厚三寸八分零九豪矣。軫轐合厚六寸五分五釐九豪。又度軹崇三尺三寸。由軹心至軸之上。又高於軹者半軸。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二分零一五六。半之爲二寸一分零零七八。以半軸合軫轐。共八寸六分五九七八。則較四尺之數又多。以七寸減軫轐半軸之合數。羨一寸六分五釐九七八。由此推之。則輿底板必上與軫平。軫下當飛出輿底板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轐帖於輿底板。與輿中互宜。亦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於軫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一寸一分零九七八。於轐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二寸二分五釐零七八。合軫全數轐羨數及半軸之數成七寸。與軹爲四尺也。輈宜與轐平。而礙於前後軫之飛出。則必於飛出礙輈之處。刻爲方缺。以限輈。所謂軓者。蓋卽此。車之名多矣。而祭獨於軹與軓。蓋聖人以無形之地爲神。軹居轂中。而軓無形。此所以祭也。

釋閾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正義云。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公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閾上之理。公門高。其閾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耶。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

門二轍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閾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致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氏以不履閾屬上。賓入不中門一氣貫下。而注之云。辟尊者所從也。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閾亦尊者所從。蓋閾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棖而不設臬。啓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臬。設兩臬則門分爲三。其兩臬之間爲中門。臬東、臬西爲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閾。兩臬間則設閾。蓋兩臬卽連於閾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此中門之閾。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踐此閾。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閾。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東闑西無閾。則由之。兩闑之間有閾。則不敢踐。所爲辟尊者所從也。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門中闑西。卽兩闑間之東也。此處有閾。則闑外無閾。聘禮。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記云。儐者立於閾外以相拜。亦閾在門中之證。闑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可得而明。不踐閾所以由闑右。由闑右所以不踐閾。闑右卽闑西也。由闑右則不踐閾。由門中之闑西則必踐閾。此注明云辟尊者所從。而孔氏不知門有兩闑。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釋仂

王制。祭用數之仂。說文作扐。仂卽扐也。易筮以四揲之餘爲扐。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

之一。而一年所用爲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用。如先有扐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扐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扐以名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扐。惟先扐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扐。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卽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每年經用。則量入爲出。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卽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仂。聖人重祭。於一仂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鄭康成謂仂爲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仂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凶荒。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仂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存此仂。他用有不足。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釋鬯

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薰蘭蕭艾皆香草。鬯與之類。故詩秬鬯一卣。毛傳亦云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鬱者。鬱積之謂也。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鬯。鄭司農云。築香草。煑以爲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此以鬱爲草名。築煑之則名鬯。與毛公合。而鬱之之說異。鄭康成則謂鬱金香草。宜和鬯。又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其箋詩也。則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試爲通考之。雜記云。暢臼以椈杵以梧。暢卽鬯。顏師古注漢書云。鬯古暢字。是也。臼杵築器。冠以鬯字。則鬯出於築。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云。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煑以合釀黑黍。然則鬱鬯皆指百草之華。以其氣暢達。則稱之爲鬯。以其鬱積而合成。則稱之爲鬱。故以鬱爲香草可也。以鬱爲鬱積亦可也。以鬯爲香草可也。以鬯爲暢達亦可也。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弔臨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涗於醆酒。彼注云。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當讀涉。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煑鬱。和以盎齊摩涉。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涉。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築香草釀成之。謂之鬱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釀之爲鬯。非釀之爲酒也。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摶以爲佩。宋陳敬集。沈立洪芻等十一家爲香譜四卷。卽詳其事。俗稱之爲香料。卽鬯之遺製也。用於祼則和。酒而泲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被之卽佩之也。

鬯人汎掌諸鬯鬱人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廣陵考一

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句溝通江淮杜預集解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杜預時中瀆故道未改所述如是胡渭禹貢錐指本水經注作溝通江淮圖以水經考之胡所圖未是也今詳析之水經注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一段言吳之邗溝也注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中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即永和前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注又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此又申言永和中所改之道由樊梁湖注津湖至夾邪不復由博芝射陽矣蓋博芝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既至樊梁不得又繞於博芝也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酈氏之文未細審矣謝靈運撰征賦云爰薄方與乃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此由歐陽而江都由江都而廣陵陳太建五

年。北伐。徐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自樊梁湖下淮。此由廣陵而樊梁。由樊梁而淮。與水經注所敍永和水道合。

廣陵考二

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陳涉世家。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嘉實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陵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言廣陵郡在楚漢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嘗隸廣陵郡。在楚漢間廣陵既稱東陽。凌卽宜隸東陽也。乃東陽雖卽廣陵。凌縣在楚漢時未必屬之。且史記稱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陵人。故於此略之。而陵人正與銍人徐人等一例。必不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陵人秦嘉。則引地理志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陵人秦嘉。無廣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廣陵混矣。宋書州郡志。有廣陵令。亦凌令之譌。

廣陵考三

漢書。地理志。廣陵國四縣。廣陵、江都、高郵、平安。臨淮郡所屬。有射陽、鹽瀆、東陽、海陵、輿、堂邑。後漢則皆隸

於廣陵郡。其泗水國之淩。東海郡之海曲。即海西亦隸之。而海陵則省。杜佑通典。以東陽爲即盱眙。以射陽爲即山陽。杜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於臨淮之海陵。注明有江海會祠。則其地之瀕江瀕海。可知也。枚乘傳。乘爲吳王濞郎中。上書諫濞云。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臣瓚云。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後漢既省海陵。而東陽下即注明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則東陽海陵本屬相連。既併海陵於東陽。而海陵之倉。遂在東陽之地。互核前後兩志。瞭然如繪也。劉昭續漢志注補云。東陽縣多麋。博物記。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太平寰宇記載麋埂於海陵。麋埂即麋畯。亦以東陽即海陵矣。水經注。謂廣陵城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荆國。十一年。爲吳城。即吳王濞所築。是則以廣陵先爲東陽郡。後罷郡。但存東陽縣耳。盱眙爲義帝所都。楚漢間自有其地。前漢爲都尉治所。後漢分東陽屬廣陵。而盱眙自屬下邳。何得合爲一哉。項羽本紀。言東陽少年殺其令相。立陳嬰爲長。東陽有令長。爲縣無疑。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陳嬰爲東陽令史。儼然兩地。蓋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也。漢廣陵國包於臨淮郡之中。後漢并爲廣陵郡。則自安平、江都、堂邑、以東。直至於海。皆爲廣陵郡地。晉武帝分立臨淮郡。則以東陽、高郵、隸之。三國志。陳矯傳云。廣陵東陽人。晉書。陳騫傳云。臨淮東陽人。騫爲矯子。幼隨父仕魏。魏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進爵廣陵侯。時廣陵在淮以南。騫持節於淮北。已不復以廣陵爲家。晉書稱臨淮東陽。第因太康所分設而稱之耳。後漢省海陵。並入東陽。晉則廣陵郡有海陽。注云有江海會祠。與漢書海陵注同。知海陽即海陵也。晉省

安平而有海陽、荀羨傳云。東陽之石鼈。隋書地里志。言石鼈入於安平。然則晉以後。漢之東陽爲海陽。卽以後漢之安平爲東陽。東陽乃由東南漸移至西北。而晉之東陽卽殊乎漢之東陽。其後立盱眙郡。於是東陽又廢。蓋其地幷入盱眙郡中。爲陽城直瀆之境。杜佑以東陽卽盱眙。此誤。晉以後之東陽爲漢之東陽也。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射陽、東陽。此屬南徐州。乃僑立於江南者。而江北遂無此二縣。隋志。梁於永福縣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幷二郡爲沛郡。周改沛郡爲石梁郡。改沛縣爲石梁縣。省橫山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永福。唐志。武德七年。析六合置石梁縣。以六合、石梁二縣置方州。蓋永福在今天長、儀徵、六合之間。梁之東陽立於此。太平寰宇記。東陽故城在盱眙縣東七十五里。以爲不知何時所立。以地準之。盱眙東之東陽故城。乃晉之東陽。非漢縣。亦非梁縣也。

廣陵考四

水經注以中瀆水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爲侯國。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通典以射陽卽山陽。蓋本諸此。按章懷太子注臧洪列傳。以射陽故城在安宜縣東。安宜城在今寶應縣西南。劉昭郡國志注補。明言射陽有梁湖、博支湖。梁湖卽樊梁湖。在今高郵城西北。博支卽博芝。在寶應城東南九十里。二湖屬之射陽。則射陽地不獨當今之寶應而且南緼高郵矣。水經言淮水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今之淮安、山陽。乃漢之淮陰縣地。而鹽瀆、平安、射陽、則分得今鹽城、山陽、寶應、縣地。大約射陽在中瀆水之東。平安在中瀆水

之西北。抵於淮南及梁湖。安宜在今寶應縣之西南。則在白馬湖之西。蓋唐之安宜卽漢之平安。其地西入今之天長。而今之興化。則漢之高郵、海陵地。今之靖江、通州、如皋。則漢之東陽、海陵地。故以今之揚州準漢之廣陵郡。不得謂平安卽今寶應。亦不得謂射陽非今之寶應也。不得謂東陽非今之泰州。亦不得謂海陵卽今之泰州也。若淮安之有山陽縣。始於東晉。漢之山陽郡屬兗州。在今金鄉、魚臺之間。東漢封荆爲山陽公。卽荆州之山陽郡。酈氏以射陽故城當之。東漢之初。射陽名未改。何得以山陽公而治此。酈氏生於北方。南方水地。往往淆誤。此其一也。

廣陵考五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杜佑通典云。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然則王國有內史。有相。而無太守矣。漢書廣陵太守二人。一爲王建。一爲陳萬年。王建爲廣陵太守。當成帝元延元年。是時廣陵哀王獲以鴻嘉四年薨。靖王守以元延二年立。中間六年無王。建爲太守。適當其時。猶有說也。乃廣陵厲王胥以武帝元狩六年立。至宣帝五鳳三年自殺。而陳萬年爲廣陵太守。在神爵元年。是時廣陵王國如故。何以有太守。且不獨此也。膠東國有太守。延廣。當武帝太初三年時。則膠東載王通平之五年也。孔光傳。光舉故東平太守成公敞爲尚書令。當成帝綏和間。其爲太守宜在前。故云故東平太守也。而東平煬王雲以建平三年自

殺。綏和以前。則王國如故也。儒林傳。冷豐爲甾川太守。冷豐爲顏安樂弟子。當在宣帝時。甾川頃王遺以武帝元封二年立。歷三十五年。當昭帝元平元年薨。思王終古立。歷二十八年。當元帝初元三年薨。考王尙立。歷六年。當永光四年薨。孝王橫立。是歷武昭宣元皆爲王國也。因又考之。中山懷王脩以地節元年立。十五年薨。當五鳳三年。元帝初元五年。立淸河王爲中山王。其間十二年。中山無王。而百官表稱。甘露四年。中山相加守廷尉。然則王國之相。郡之太守。其名可通稱。故晉袁喬以司馬領廣陵相。謝元以兗州刺史領廣陵。此廣陵相卽廣陵太守。沿漢時王國名也。

廣陵考六

杜佑通典謂三國時魏以廣陵爲重鎭。引文帝幸廣陵。張遼屯海陵爲證。考之非也。廣陵故屬徐州。袁術據壽春時。廣陵已屬術。術使吳景爲廣陵太守。術稱帝。景乃委郡去。呂布襲下邳。先主東取廣陵。術與之戰。而布不爭。可知自陶謙以來。歷備及布。雖主徐州。而廣陵亦非所屬。建安二年。曹公征術。術棄軍走渡淮。是時廣陵蓋爲曹得。故曹公使陳登爲廣陵太守也。先賢行狀。言孫策圍登於匡琦城。退而復來。登求救於曹公。公遷登爲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曹公臨江。有自悔不用陳元龍計之歎。是時曹公正與劉表相持。孫策且有入許之志。新定江東。北破廬江。曹公不暇與爭。徒使登遷。亦勢使之也。及荊州旣下。赤壁喪師。孫權旣攻合肥。建都秣陵。立濡須塢以爲重鎭。濡須在和滁陵之間。爲廣陵之上游。旣扼其要。則堂邑以東。魏不復能守。所謂跨有江外者。以此東城在九江。是時曹地在鳳壽以西。故遷登於此。而以

廣陵一帶棄於吳。所以有封豕爪牙之歎也。建安十八年。曹公攻濡須口不克。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徹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江西謂江北。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然則是時廣陵民戶逃亡。郡縣皆廢。宋書州郡志云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其射陽、海陵、高郵、江都、鹽城、等縣。明注三國時廢。曹公是時惟經營於壽春、合肥之間。豈復能使淮東荒廢之區。更爲保障乎。十九年。孫權破皖。獲太守朱光。使呂蒙爲廬江太守。屯尋陽。其後蘄春亦爲吳有。則沿江郡縣盡入於吳。廣陵又何足論。孫韶傳。言韶食曲阿丹徒。爲廣陵太守。又云。韶爲邊將數十年。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瀕江屯堠。皆徹兵遠徙淮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韶以赤烏四年卒。其爲廣陵太守。在權未爲吳王之前。卽在建安十八年後。魏之斥堠遠徙淮泗。則廣陵之地。魏不復能守之。而實韶之所拓也。乃民戶既殘。城居荒廢。韶雖爲太守。其實仍駐丹徒以遙領之。廣陵治本在射陽。地邇淮泗。鄧艾屯田。作白水石鼈等陂。正在射陽界內。然則高郵以北。魏戍所在。吳亦不得居之也。嘉禾三年。權率衆圍合肥新城。使孫韶等向廣陵淮陽。周魴誘曹休。亦稱孫韶入淮。是廣陵爲韶之門戶。與廬江並峙者也。權既遷都武昌。魏文帝有窺江南之意。黃初三年。使曹休、張遼、乘舟至海陵。臨江以窺之。時呂範主丹陽。徐盛守廬江。孫韶領廣陵。遂於洞口拒之。值大風船沒。休乃得乘舟至海陵。使臧霸襲徐陵。徐陵今常州地。海陵對岸也。時休爲揚州刺史。與遼同駐合肥。僅乘天幸臨江而旋。遼之歿於江都。亦居舟次耳。非屯江都而卒於是也。五年。魏文帝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

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劉子揚傳云。五年幸廣陵泗口。然則文帝是年僅緣淮至泗口而已。泗口屬廣陵郡地。故曰遂至廣陵。幸壽春、揚州、界者。亦第循淮水至揚州界。究亦未幸壽春耳。明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徐地在泗州、臨淮、之間。見括地志。太平寰宇記。蓋由泗州陸行至廣陵。言廣陵故城。則地廢可知。然而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徐盛用薄落圍假樓以耀之。孫韶遣高壽於徑路以要之。早歎吳之有人。悚然於天之限南北。而副車羽蓋且失。自是不敢更窺江左。而廣陵之不得爲魏鎮。不更彰明較著乎。晉書宣帝紀云。黃初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又云。天子自廣陵還洛陽。天子卽魏大帝。幸廣陵而謂之觀兵吳疆。則廣陵固吳地矣。五鳳二年。孫峻當國。有北伐之志。使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至是始城廣陵。足證前此之廢。孫峻傳云。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惟滕允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時峻將北伐。故城廣陵。使馮朝督徐州諸軍。將以是爲重鎭。以制魏。明年。使呂據等由江都入淮侵魏。事未定。而峻遇害。呂據亦返。不獨魏之伐不果。而廣陵之城亦不就。然則終三國時。廣陵皆廢。論其所屬。則吳得而有之。魏不得而有之也。此篇采入府志。

廣陵考七

宋、齊、南兗州之境。北至於淮。南至於江。東至於海。西至今泗州、盱眙。西南至今江浦、六合。而漢之東陽射陽、平安、三縣。不爲南兗州所領。東陽、射陽、二縣。僑置於江南之南徐州。平安一縣廢而不置。竊爲疑焉。已

而思之。苟漢廣陵一郡之地。析其東南爲海陵郡。析堂邑以西爲秦郡。析平安以西爲盱眙郡。析射陽以北爲山陽郡。廣陵太守所治。止江都、廣陵、高郵、海陵、四縣而已。故宋志於山陽郡。明注爲射陽縣境。山陽所領。山陽、鹽瀆、左鄉、東城、四縣。蓋射陽、鹽瀆、平安、之地所分矣。盱眙郡所領。考城、陽城、直瀆、信都、睢陵、五縣。盱眙之西。若今之滁州、臨淮等地。已別屬馬頭、歷陽、等郡。而盱眙五縣。其必東統天長。而縊入漢之平安矣。南齊於山陽郡立北兗州。而陽平一郡所領。泰淸、永陽、安宜、豐國。卽寄山陽境內。而安宜卽漢之平安也。南齊志稱盱眙郡陽平石鼈。田稻豐饒。石鼈在今寶應縣之西。地屬寶應。北周於此立石鼈縣。隋幷入安宜。然則平安一縣。西入盱眙。東入山陽。故晉宋廢而不見。於此可考矣。

廣陵考八

晉安帝立盱眙郡。領考城、陽城、直瀆、三縣。南齊之盱眙郡。所領三縣如故。永明七年。割山陽官瀆以西爲壽張。割直瀆破釜以東爲淮安。同隸東平郡。太平寰宇記云。白水陂在寶應縣西八十五里。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今寶應縣西與盱眙縣界上有白水塘故蹟。卽白水陂也。然則破釜以東。正當今寶應縣地。以是準之。可知南齊僑立東平一郡。正在今寶應之地。且可知直瀆一縣之地。本有寶應之半也。南齊志言陽平郡寄治山陽。周山圖傳言表於石鼈立陽平郡。見納。然則石鼈卽當時山陽境內。而當時之山陽。有今寶應之半矣。

廣陵考九

宋、齊、之廣陵。屬南兗州。卽今揚州府是矣。而魏書地形志云。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又云。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皆興和中置。隋書地理志云。汝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淮州。梁書。太淸元年改北廣陵爲淮州。此廣陵爲北魏所置。非南兗之廣陵也。然兩廣陵。一瀕江北。一瀕淮北。皆爲南北分爭之地。或屬南。或隸北。史書所稱。往往惑人。爲通考之。南兗之廣陵。自宋及梁。皆爲南地。元嘉二十七年。雖經魏太武之蹂躪。然第失人民。而土地未損。至梁太淸時。南康嗣王蕭會理以前。皆南朝刺史鎭之。侯景之亂。使董紹先代會理。而廣陵遂爲侯景所有。來嶷祖皓雖倡義誅紹先。旋亦覆敗。而景將侯子鑒、郭元建、復爲南兗刺史矣。北兗刺史蕭祗。以州降魏。於是今寶應以北屬魏。南半屬侯景。魏遜於高齊。齊遣辛術圍陽平。郭元建赴援拒之。則陽平、石鼈、尙爲景地。北齊書辛術傳言。壬僧辯破侯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以傳國璽送術。至是廣陵乃歸北齊。是爲齊天保三年。梁元帝承聖元年也。先是陳霸先雖出廣陵。納郭元建之部曲三千人。而廣陵之地已入於齊矣。齊改爲東廣州。而梁陳所設南兗州刺史。皆遙領。無實地。承聖三年。霸先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魏遣步六汗薩救涇州。是時秦州尙屬梁。秦州今六合也。涇州、石梁、今天長也。北齊書。天保六年。梁秦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內附。是爲梁紹泰元年。至此而江北諸州乃盡沒於齊。陳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徹北伐。明徹攻秦郡。克仁州。進逼壽陽。別遣程文季圍涇州。進攻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時都督黃法𣰰同樊毅、任忠、出歷陽。入合肥之郛。克霍州。明徹又別遣徐度之子徐敬成。自歐陽

上圻。由廣陵出樊梁湖。下淮。克淮陰、鹽城、山陽、三郡。進克鬱州。合諸傳觀之。明白如繪。歷陽今和州。樊毅自隨黃法氍由和州。而合肥。而霍州。潁徐敬成未嘗一路也。樊毅傳云。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拔滄陵。又破之。蕭摩訶傳云。摩訶從攻秦郡。北齊書。皮景和傳云。吳明徹圍壽陽。勅令皮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頓兵淮口。頻有催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滄陵城截。蓋樊毅從黃法氍。既克霍州。遂合兵壽陽。與蕭摩訶同破齊師於滄陵。此一役也。南兗之廣陵。徐敬成下之。東豫之廣陵。樊毅克之。於是南北兩廣陵。皆入於陳。周書。大象元年十一月。韋孝寬拔壽陽。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而陳書太建十一年十一月。亦書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克之。又克霍州。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譙北徐、二州。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此梁士彥所拔之廣陵。即南兗之廣陵。蓋自南而北。極於東豫州之廣陵。自北而南。極於南兗州之廣陵。各書攻克之所及也。韋孝寬已拔壽陽。則東豫之廣陵既拔可知。徐敬成已下山陽、淮陰、陽平。則南兗之廣陵既下可知。是又可按文而辨之者。周書。大定元年。書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胡墅乃江北瀕江之縣。亦不復能深入。蓋自韋孝寬盡平江北。而廣陵遂不復南矣。此南兗州之廣陵也。東豫之廣陵。在晉、宋、本不名廣陵。自魏神龜四年。攻滑臺。河南悉沒於北。而是地遂爲扼要。宋明帝太始二年十二月。薛安都引魏軍。而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遂失。而北廣陵乃入於魏。魏顯祖皇興之二年也。地形志稱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太武封魯爽弟魯秀爲廣陵公。孝文帝紀。太和三年十一

月。隴西王元琛三將出廣陵。此皆魏之廣陵。十九年。緣田益宗來降、始於廣陵立東豫州。州立於是年。廣陵非立於是年也。直至魏末。元慶和來降梁。而東豫之廣陵乃復屬於南。梁書裴邃傳云。子之禮。別攻魏廣陵城平之。夏侯夔傳云。普通八年。勅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出義陽道。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慶和請降。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又遣偏將屠楚城。地形志言孝昌三年陷。是也。北廣陵既入於梁。於是魏人又分東豫州。別立廣陵郡。地形志言廣陵郡興和中分置。是也。魏書孝昌三年九月。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梁書大通元年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太淸二年正月。東魏克渦陽。地形志言武定七年復是也。陳太建五年。樊毅攻廣陵楚子城。卽夏侯夔所屠之廣陵楚城也。吳明徹攻壽陽。齊人退於金城。明年廣陵金城降。卽此金城也。至此南北兩廣陵又歸於南。至太建十一年。而南北兩廣陵又入於北。其稱北廣陵者。蓋元慶和之降。夏侯夔、裴之禮、之攻。在普通八年。改爲淮州。在太淸元年。其未改名淮州之前。此十數年中。稱此地爲北廣陵。凡爲東豫州之廣陵者。如此。

廣陵考十

南兗之名。始於宋永初元年。歷齊、梁、陳。皆鎭廣陵。而魏書地形志云。南兗州。正光中置。治譙城。領郡七縣二十一。隋書地理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周改亳州。今屬潁州府。地近河南。故舊以隸河南也。魏書孟表傳云。因事南渡。事蕭鸞爲馬頭太守。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

縣侯、鎮渦陽。又王肅傳云。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太和時。南兗治渦陽。不治譙。渦陽今鳳陽府之蒙城縣地。正光改治譙城。則移而西北矣。自正光以來。歷北齊、周、隋、凡稱南兗州者。皆譙也。北齊書所載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東方老、李希光、堯傑、崔劼、叱于苟生、封述、凡七人。行南兗州事一人。羊肅、唐獨狐及毘陵集。唐鄭府君墓誌銘云。齊中書監、南兗州刺史。諱述祖。公之六代祖。北齊書。鄭述祖傳。作兗州刺史。凡此皆譙也。

廣陵考十一

魏書。田益宗傳云。太和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按孟表以十八年爲南兗州刺史。治渦陽。裴叔業之圍渦陽。在十九年之後。是時南兗東豫儼分爲二。一在淮水以北。一在淮水以南。不相混也。惟地形志言。太和十九年置東豫州。治廣陵城。則新蔡爲廣陵矣。而東豫州譙史元慶和降梁。梁以湛僧智爲東豫州刺史。鎮廣陵。而梁書則稱元慶和以渦陽內屬。於是魏分東豫州之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爲廣陵。梁遂以元慶和所降之廣陵爲淮州。然則一廣陵也。既爲新蔡。又爲渦陽矣乎。竊爲考之。東豫領郡六。其孝昌三年。陷於梁者。在東豫州所屬。則汝南郡之南、新息東、新蔡郡之固始、鮦陽、苞信、汝陽、新蔡郡之苞信、弋陽郡之弋陽。在南兗州所屬。則下蔡郡之樓煩、下蔡、臨淮、龍亢、譙郡。又云。譙州景明中置。渦陽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渦陽城。然則慶和之降。東豫

之廣陵。南兗之渦陽。一時並陷。故史或稱廣陵。或稱渦陽。而梁則以廣陵、渦陽、等。凡所降之地。統爲淮州。於是廣陵與渦陽合。究之。廣陵非渦陽也。說者指廣陵卽渦陽。未加深考耳。

廣陵考十二

晉義熙七年以前。不分南徐南兗之名。徐、青、兗、刺史。不必皆治廣陵。而廣陵之地則隸之。義熙七年。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爲徐州。而南兗之稱始於宋永初。永初以前。凡稱徐州、兗州。皆非北徐、北兗。故武帝所加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則稱北徐。以別於徐。而王仲德爲北兗州刺史。亦自別於兗州也。永初二年。加徐州爲南徐。於是淮北但曰徐。元嘉八年。始分江以南爲南徐。江以北爲南兗。然則永初二年以後。元嘉八年以前。凡稱南兗州南徐州。正無分於江南北。是時南徐刺史與南兗刺史。同在江以北也。元嘉三十年正月。幷南兗於南徐。六月。復分南徐立南兗。則二月至五月。南徐刺史兼治南兗。而廣陵屬南徐矣。申恬傳云。恬從父兄永歷青、兗、二州刺史。在高祖踐阼前。恬父宣。元嘉初亦歷青、兗、二州刺史。元嘉初青兗爲北青北兗。而永初以前。南兗單稱兗。北兗加北字。此申永所爲青、兗、二州。蓋蒙下。申宣所爲青、兗、二州。皆北青北兗也。州郡志言兗州刺史。武帝平河南。治滑臺。平滑臺在義熙十二年。僞兗州刺史韋華率衆降。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平滑臺。十月。至雒陽。平河南。蓋前此兗州刺史治廣陵。自僞兗州刺史韋華降。乃立北兗州刺史。使王仲德領之。旣平滑臺。卽治於此。申永歷兗州刺史。蓋在王仲德之後。此時兗州刺史治廣陵者。世子領之。豈申永新附之人所得爲哉。故申永爲青兗二州刺史。雖在武帝未踐阼以前。自爲

北青北兗。而非廣陵所治之青兗也。檀道濟爲兗州大中正。道濟爲高平金鄉人。是時北兗已得。故爲其鄉之大中正。此兗州亦非南兗。是皆宜推而通者也。

廣陵考十三

東廣州刺史。見於北齊書者。惟王敬寶一人。附王則傳末。亦見段榮傳。謂之廣陵刺史。互相詮釋。明東廣州卽廣陵。史文之善也。陳書高帝紀。梁大寶三年。侯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温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高祖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按陳霸先攻廣陵城王敬寶在齊天保五年。當梁承聖三年。而大寶三年卽承聖元年。是年三月。郭元建獻傳國璽於辛術。七月。僑民襲齊刺史温仲邕。則仲邕卽齊東廣州刺史也。蓋郭元建既降於齊。不復爲南兗刺史。而以仲邕代之。仲邕被襲。或殺或亡。俱未可知。王敬寶在其後。當由廣陵既割而授之。後敬寶與蕭軌等攻建業。沒於梁。在天保七年。梁之太平元年。南史陳本紀。紹泰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厙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出柵口。向梁山。六月。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四十六人。是役。王敬寶與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同行。則是時敬寶之東廣州刺史。已辟惡代之矣。其後。東廣州刺史不見於史。蓋齊之重鎭在譙。不在廣陵。故吳明徹北伐。大軍直趨壽春。而廣陵一路。但令徐敬成平之。而廣陵亦城守不敢出。太平寰宇記云。吳宮臺在縣西北四里。陳將吳明徹圍北齊

東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子猷爲東廣州刺史。蓋在王敬寶後。其卽指徐敬成時乎。

廣陵考十四

隋書地理志。吳州有四。皆屬職方揚州。一云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爲東廣州。後周改爲吳州。開皇九年。改爲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于頲始爲東廣州刺史。嗣進爲吳州總管。此吳州卽東廣州。是爲江都之吳州也。一云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宇文述傳云。前軍陷吳州。蕭瓛以餘衆保包山。此吳郡之吳州也。一云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韋冲傳云。吳州賊帥羅慧方聚衆攻婺州。此會稽之吳州也。其一云。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饒州。此吳州隋所不置。姑無論矣。其吳州之置於隋者三。而有總管府者。江都與會稽兩郡。而江都之吳州。既於開皇九年改爲揚州。則九年以後之吳州總管。爲會稽之吳州矣。隋書稱吳州總管者。于頲之外。三人。其一宇文弢。以開皇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其一楊异。以開皇十二年九月爲吳州總管。至二十年九月。楊异卒。宇文弢傳。說文不明。楊异傳則稱晉王鎭揚州。詔至。异每歲一與王相見。是時晉王已在江都。而异在會稽。相去遙遠。故歲一相見。异以二十年九月卒。弢以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者。必是時异老病不能治事。使弢攝而代之。而异越八月乃卒。仍以吳州總管書之。以其卒於官也。此二人皆會稽之吳州。周大象元年十一月。取陳江北地。是時南兗始屬於周。周書。趙文表傳云。大象中。文表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頲爲吳州刺史。手刃文表。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頲爲變。遂授頲吳州總管。隋書。于頲傳云。高祖受

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貶爲開府賀若弼傳云高祖受禪有幷江南之志拜弼爲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鎭則弼蓋繼顗爲之者此皆江都之吳州故賀若弼伐陳自吳州出師卽自其鎭出也平陳後吳州既改弼爵亦加吳州總管一職以趙文表始以賀若弼終止此三人而已

蔡中郎焦君贊考

蔡中郎所撰焦君贊或謂卽贊焦孝然按孝然事詳見三國志注魏略言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隨同郡侯武陽客於揚州白波賊起於靈帝中平五年蔡中郎死於獻帝初平三年相距止四年正孝然客揚州時況前此其名未顯其年甚少烏得而贊之而君之建安初太陽長朱南猶以先爲亡士欲捕取以武陽言給食令埋疫病死人至魏受禪後結瓜牛廬潔身獨處又以伐吳爲牂羊之歌人始知爲隱者在中郎時正未知有孝然也中郎贊云鶴鳴九皋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衰職則焦君嘗徵薦及之孝然無是也贊云昊天不弔賢人遘慝又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則是歿後之辭且必焦君固嘗身列朝廷也孝然當嘉平中太守賈穆造廬與食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經以爲大賢皆在中郎後數十年亦絕無徵辟入仕之事與贊語全不合贊非爲孝然無疑惜乎焦君元墨之德傳自中郎而里居名字則至今莫可考也

雕菰集卷十二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謹案太史公創儒林列傳推本孔子尊崇六藝班氏踵之所列之人皆經學也其以文章名家如枚乘、東方朔之流皆有專傳范氏後漢書始目爲文苑後世史書或有或無或分或合以視乎一代文學之盛衰是故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爲盛是豈休文黜學伯起崇儒亦由其時興廢使然也唐修晉書彊爲具數而范甯郭璞輩既別有論列所謂儒林者自劉兆一二人外半不足以稱茲目是其崇尚虛元滅裂典章史臣業已歎之唐重詩賦經學寥寥至以王紹宗、歐陽詢、徒工書法者用足儒學之數助匡質雖曰傳經而三傳已束高閣浚井者第求美水而儒效可覩矣宋史分道學於儒林然蔡元定卽考亭之徒陸九淵倡心性之說宋之儒林不外道學分之實無可分也有明二百七十年拾宋人之餘以大全講章取士歸熙甫試文用鳥獸魚鼈無不咸若房官遂以爲怪間有不安空陋如楊愼、季本者已屬景星慶雲而於漢魏經學猶隔霄壤來知德以反卦說易當時駭爲創獲則一代之經學可知矣我朝列聖天縱多能通天地人之全承伏羲黃帝堯舜禹文之學欽定諸經博采衆說兩舉博學鴻儒一舉經明行修自天文術算律呂音

韻以至詩詞類書無不纂訂。以惠天下。乾隆間詔開四庫全書館。讎校寫錄。分貯中外。竊謂國初如黃宗羲、顧炎武、雖已崇尚實學。漸遠空疎。而風氣初開。道猶未備。至是陶鎔伊久。迂滯悉銷。經學文章。遂爲二千年來所莫能埒。以揚聖天子稽古文思之德。以彰二百年禮樂庠序之化。則國史儒林、文苑、兩傳。誠未可以漢、唐、宋、明、爲例。如台教所稱關係甚重云云也。擬爲七則。以備芻蕘。

一曰徵實。家傳碑銘。出諸子弟所請。每多譽辭。往往泛許通經。僞臚撰述。若第據傳聞。不探蘊蓄。則趙賓之易可淆施、孟、矣。今夫政績名德。必求諸輿論。乃公而可憑。經學文章。必覈之本書。斯切而匪泛。乾隆四十年以前。大都收入四庫全書。然其時祇登已故之人。縱有毛萇、伏勝。一息尚存。義從屏棄。則生康熙三四十年後者。容有未與者矣。譬如京房、費直之易。嚴彭祖、顏安樂、之春秋。皆史記所不書。蘭臺之帙不得專守。龍門也。或按名索其遺書。或令各家自呈。庶幾山澤之癯。無憂滲漏。虛聲之士。不致濫竽也。

二曰長編。無著述者勿論矣。篇籍既存。淺深精粕。可按而得也。周覽之不厭其煩。深研之不憚其刻。舍學究公家之言。摘精神獨得之處。一言偉卓。不以細遺。累卷通明。不以繁節。使條枚悉櫫。宦奧盡融。若示諸掌。若貫於韡。一展閱洞見作者苦心。譬如縣八銖之鏡。神妖莫潛。萃五侯之鯖。肥瘠並陳矣。

三曰兼收。小黃得隱士之說。託於孟氏。瑕邱傳穀梁之經。吶於董生。漢書並著之。河北守服鄭之學。青州奉王、杜、之教。魏書兩存之。兼收備錄。史氏之法也。本朝經學昌明。門戶胥化。偏論之則采氣獨呈。彙舉之則精華大備。一古文書也。有閻徵君之疏證。卽有毛檢討之冤詞。有齊宗伯之序錄。又有王光祿之後案。

陸清獻譏詆姚江。湯文正移書破之。而皆不失爲名臣。至於吳人說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說。獨申己意。其子棟周易述則持守舊說。徽士談天師弟異轍。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文則易堂、堯峯、一張一弛。詩則阮亭、秋谷。或隱或見。昔范蔚宗鄙專相傳祖之固。元行冲恥不言服鄭之非。至於今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已次爲長編。則亦不容偏廢耳。四曰鑒別。儒林、文苑。兩傳既分。則各隸者不宜譌雜。蓋經生非不嫻辭賦。文士或亦有經訓。是必權其重輕。如量而授。竊謂黃梨洲、宗羲毛大可、奇齡全椒山、祖望詩文富矣。而學實冠乎文。朱竹垞、彝尊姜西溟、宸姜汪鈍翁、琬非不說經。而文究優於學。王寅旭、錫闡梅定九、文鼎陳泗源、厚耀之推步。錄於疇人傳中者。尚有可採。顧寧人、炎武之音學。潘耒有類音。毛先舒有韻學通旨。近時金壇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王交河、蘭生之律呂。德清胡彥昇有樂律表微。胡滄曉、煦惠定宇、棟之易。惠長於漢易。萬充宗、斯大顧復初、棟高之春秋。胡朏明、渭之禹貢。閻百詩、若璩之尚書。鑒有尚書考辨。張稷若、爾岐之儀禮。儀禮易讀。歙人凌廷湛亦最長此禮。邵二雲、晉涵之爾雅。高郵賈稻孫亦爲此學。近時王念孫有廣雅疏證。王白田、懋竑之服膺朱子。他人講程朱理學。皆浮游勦襲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於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眞考亭功臣。萬季野、斯同之論定明史。史記本屬春秋。則亦六藝也。唐書郎餘令、敬播。皆列儒學。竊謂精於史學者。入之。但能敘事者。入文苑。方望溪、苞齊息園、召南周書昌、永年陸耳山、錫熊之校輯諸書。比之孔穎達。褚無量。等。略舉四人。非謂止此四人也。江慎修、永戴東原、震錢溉亭、塘之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近時若程瑤田通藝錄。揚州任大椿。李惇。劉台拱。顧九苞。等。皆爲此學。皆於儒林爲近。同一校讎也。何義門、焯宜屬文苑。批評甲乙。沿劉須溪。孫月峯。鍾伯敬。茅鹿門。一派。盧召弓、文弨宜置儒林。比之陸德明。孫奭。同之博物也。錢辛楣、大昕宜入儒林。所博者在學。袁子才、枚宜歸文苑。所博者在文。推之馬宛斯、驌沈果堂、彤陳亦韓、祖範應嗣寅、攜謙孔葑軒、廣森朱笥河、筠金粟齋、榜武虛谷、億王西莊、

鳴盛、江艮庭、聲任幼植、大椿張皋文、惠言汪容甫、中皆儒林之選也。略舉所知、非謂止此數人。魏叔子、禧尤西堂、侗施愚山、閏章田古懽、雯周櫟園、亮工吳梅村、偉業陳其年、維崧吳園次、綺汪蛟門、懋麟馮山公、景杭堇浦、世駿皆文苑之雄也。亦略舉如此、其實宜入文苑者甚多。他若孫奇逢、李中孚、之徒、說經說理、無甚過人。孫有讀易大旨、乃晚年所作、中孚二曲集、亦演姚江之說而已、如宋之种放明之王艮、確能自守蒿萊、不趨軒冕、以入隱逸、於類爲安。顧炎武、黃宗羲、亦不仕、乃學識精博、則宜入儒林傳矣。抑或立德可依卓行、政事不愧循良、以著述核之、宜去宜取、宜彼宜此、自有條而不紊矣。

五曰詳載。班范儒林傳、分別師承、脈絡井井、蓋其時各守一家之學、第明析其授受、而其學已著。至於司馬相如、董仲舒、張衡、崔駰、之流、則詳列其賦頌策論諸文、揚雄且錄其太元、法言、敍王符、仲長統、節錄其潛夫論、昌言、兩書何也。鴻功鉅業、直敍自明、學問文章、非博引無以信後、故醫若倉公、日者若司馬季主、方復詳其診籍、備其問荅、其位賤、其望微、非同公卿大夫功烈在人耳目、以術藝傳、必詳其術藝之過人、以經學文章傳、必詳其經學文章之過人、不然、於十二閑中、獨指其駿、不有以試其俶儻權奇之跡、何以表異於牝牡驪黃也。後來諸史、若陳奇辨天水、范縝論神滅、祖冲之上新術表、劉勰敍文心雕龍、顏之推賦觀我生、柳芳論姓系、周濂溪說太極圖、聶崇義證圭璧釜鑊、李覯考訂明堂、無不詳徵博引、不厭瑣細、惟其諸史所列之人、不必皆有徵實、抑或原有可採、而史臣失之耳、我朝儒學、以考核通貫爲長、竊謂爲諸人立傳、宜以道古、潛研、兩集所載、閻若璩、梅文鼎、萬季野、惠士奇、錢塘、江永、戴震、諸傳爲式、舉長編所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

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尙未詳著之也悉屏旁觀褒異之虛文備列當身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本朝文集鉅製孔多如謝少宰平定兩金川說六書正說敍寧不媲美相如補翼叔重推斯以索美不勝收既以標一人之實跡卽以揚昭代之文治不亦盛哉

六曰公論儒林以經文苑以文或有小節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楊政之剛果任情牟長之墾田不實徐邈之委蛇自安張吾貴之好爲詭說李業興之疵毀謾罵劉炫之俳諧輕侮顏師古之多引後生前史皆直筆書之矣杭氏作閻若璩傳稱其喙長才黜錢氏所作傳則諱而不言毛奇齡好爲侮謾之詞全椒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也

七曰附見一傳而衆人附之史之通例也然談天雕龍之附孟子郄慮王基任嘏之附鄭康成非謾然矣乃大歷十子盧綸何以冠錢郎程門四先生楊時何後於游謝此非以甫附杜以戩附張可比也大抵人士蕃多剪裁任意孰主孰客非有定規惟以徵實次爲長編既已豪髮可鑑形神莫遁矣其精且博者取爲正傳或片長足採或一脈相承以類而從庶乎公允若夫雖有撰述無甚發明則第存篇目於藝文志而注其姓氏里居如新唐書之體例可也隨其人之著述爲詳略隨其詳略爲位置不徇於名不嫌於昵無則連州合郡不妨空缺有則父子兄弟不難並書循以衰病餘生聞此盛舉又值司此事者皆石渠天

祿之才。一隅之見。宜覆醬甕。辱承下問。妄獻愚忱。云爾

勘倭本鄭注孝經議

武康徐熊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經典釋文及正義核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其可疑者。諸侯章。釋文有費用約儉。奢泰爲溢。等文。明皇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正義云。此依鄭注釋制節也。其他雖未言依鄭。而奢泰爲溢一語。明注釋文。疑其皆本諸鄭。此刻。惟有費用約儉語。其下皆異。可疑一也。釋文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士封疆、等文。列士蓋列士之譌。乃解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語也。此刻。保其社稷下。無列士封疆注。而繫薄賦斂省徭役於和其人民下。然則列士封疆。將亦解和其人民乎。可疑二也。卿大夫章。釋文有夜莫也懈惰五字。此刻云。夜暮也。以事天子勿懈惰。按釋文也字連懈字。此則相間矣。明皇注云。懈惰也。以惰釋懈。鄭注恐亦如是。易也爲勿。可疑三也。士章。明皇注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正義云。此依孔傳也。下列劉炫云云。注又云。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正義云。此依王注也。注又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既分爲依孔依王依鄭。則大義必殊。非止字句之小異也。此刻云。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幷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此正合孔王二說。可疑四也。庶人章。釋文於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等文。此刻云。行不爲非爲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度財爲費。父母不乏也。揆之釋文。行不爲非解謹身。度財爲費解節用。申言度財之義云。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謙卽不足之義。此

十六字一連貫注。詞義皆足。乃通貧富而言之。非戒奢泰也。此刻之注。乃解節用爲富不奢泰。遠非鄭義。且不曰無所復謙。而言父母不乏。可疑五也。釋文。故患不及其身也善。此刻有上句。無善字。但云未之有者。未之有也。不辭可疑六也。三才章。釋文有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八字相連。此刻有之。而繫孝弟恭敬於民之行也下。分繫民皆樂之於不肅而成下。云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可疑七也。孝治章。釋文有聘問天子無恙語。此刻云。古者諸侯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無無恙字。釋文又有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當爲王者侯者。等文。盧氏拾大行人疏、御覽所引。此刻有之。釋文故得萬國之歡下。又有五年一巡守。勞來。等文。盧氏拾王制疏引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揆之王制疏。乃類舉其略。五年一朝。卽撮上節注也。此刻無天子巡守文。而複舉諸侯五年一朝。可疑八也。聖治章。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明皇注也。正義引鄭氏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此刻之注。同於明皇。而鄭所云無之。又釋文有於朝越嘗重譯等文。此云。周公行孝。朝越嘗重譯來貢。刻此者云。據釋文。孝下少一於字。然行孝於朝文未善。無於字則不合釋文。可疑九也。經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釋文有致其樂親近於母等文。此蓋解親愛。若曰嚴近於父。親近於母。親字斷句。此刻注云。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改母爲父。復增其字。與釋文之義便殊。可疑十也。五刑章。盧校釋文云。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人關鑰者臏。手殺人者大辟。此刻注。五刑。謂墨、劓、劉、宮割、大辟也。易科條三千爲五刑二字。與明皇注合。又盧氏校書。好自改易。其考

證云。臏舊脫。今補。呂刑作剕。尚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臏。又於鑰下增者臏。云二字今補。揆之通志堂本無此諸字。釋文斷續爲體不必補。且釋文於經文下有所訓解。每卽用本注。此五刑之屬三千下。注云。墨劓剕宮大辟。明皇注亦作剕。然則盧氏所補之臏字。烏知舊非剕字。而此刻本作臏。竟同於盧氏所補。可疑十一也。廣至德章。釋文有天下父事三老天子兄事五更等語。此刻注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天子無兄。兄事五更。多二無字。正義云舊注。用應劭漢官儀。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舊注未必卽是鄭注。可疑十二也。其後跋云。右今文孝經鄭注一卷。羣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羣書治要。未識彼地何書。相傳魏徵所纂。揆其所云。蓋就是書摭拾而出。如近人拾太平御覽以成書也。卽眞鄭注。當時已經刪節。故經文且有不全。而所拾之注。其果卽裔然所獻之殘文邪。乃今考之。其中少有菁華。則皆見於釋文注疏諸書。而諸書所見。此中不備者。十之七八。雖眞鄭注。亦已糟粕。夫鄭氏所以足重者。菁華也。去其菁華。止存糟粕。雖親見其操筆而書。亦何足重。且鄭氏詩箋禮注。並立學官。其他殘注。散見典籍中者。光采自不可沒。又安用此疑似之糟粕爲乎。然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爭相拾之不倦。設此本廢而不存。數十年後有言及者。必有惜此書之不梓行。而深恨傳播者之無其人。抑或別有傳之者。竟以爲眞正鄭注復出。如向之皇侃論語疏。孔氏古文孝經。直信不疑。雖不同三墳詩說之無稽。而古人傳聞異辭之義。或有所未合。竊謂莫如存之。而題曰日本鄭注孝經。不使混於學官所立諸經傳。而置其眞僞於不論不議。則旣絕後人以耳代目之議。亦絕海外以僞書入中

國之萌。其敍云。志在傳諸瀛海之西。抑知中國所重。正不用此糟粕邪。嘉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依斗定尺議

依斗定尺之法。極精於理。且便於用。天文家用一萬分爲日周通法。卽此義也。其法宜用通分。依斗之方以爲尺。析一尺爲十寸。卽以一寸爲龠。十寸爲合。百寸爲升。千寸爲斗。萬寸爲石。以此尺量得修若干。廣若干。高若干。三者連乘通分。得寸數。隨萬千百十收之。卽石斗升合。稍識九九者。皆能算之。若不用通分。則以立方一尺爲斗。廣尺修尺高丈爲石。廣丈修丈高尺爲十石。立方一丈爲百石。廣丈修丈高十丈爲千石。大約立方十丈以上。寸數紛繁。可參用此立方不及十丈者通分寸數爲便。

郡縣議議

顧亭林致書黃梨洲云。炎武中年以後。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積以歲月。窮探古今。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其自任如此。於是尊之者。以爲亭林非文章之士。而王佐之才也。余則惑焉。余家塾有其所著日知錄。少時閱之。其摘錄古書。足以備掌故考核。固猶是文章之習焉爾。今偶於浙人所選文集中。見其所爲郡縣議九篇。自詡之詞曰。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細揆之。其謬戾不可勝言。幸而亭林以文士老死。萬一有用於世。而得行其說。其害有甚於王安石之行新法。新法之弊已著。無不隨聲以詈。而亭林之說。則惜其不仕於世。以大展其學。吾爲亭林幸。又爲尊亭林者

太息焉。古之所以行封建者。一以酬功臣。一以存故國。天下安之也。且建一國。則其屬有卿有大夫有士。而學校之立。司馬之升。不廢也。使突於黎庶中。指一人以與之國。而世之。三代以來未聞有是也。今天下之縣數千。而舉數千人使世爲令。田賦悉歸之。此數千人者。果皆足以闢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洫。固城郭。實倉廩。興學校。屏賊盜乎。果皆能使人民樂業乎。亭林之言曰。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子孫世世處之。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不誠小兒語邪。夫才難。孔子所歎也。中人以下。全視乎驅使省察。以爲賢否。天下之勢。以三十年言之。大約生才不過數十人耳。今以縣令數千餘人。而人人期其才。安得數千百龔黃以應之也。緣不知其才。而試之三年。而後即眞。吾恐紛紛然試之不已。而所謂厚民生強國勢者。無日而定。無已。又設太守。三年一代。御史一年一代。葉正則謂官攝封建。吏有封建者。此則大吏無封建。小吏有封建。令之子賢。而不得爲太守御史。令之子不肖。而不難於爲令。非令之子孫布衣草野之士。得爲太守御史。加於令之上而察之。而太守御史之子孫。又不得如縣令之世有其官。其戾於古而不當於事情。可無煩言而自詘。不謂寧人素有經濟王佐之名。而立論乃若此其悖也。其說固必不能行於世。然學者詘於其名。或不察其言也。議之。以爲聽言者例。

俗禮荅問一

俗間。祭婦人。多用舅姑爲主。不用夫。或問焦子曰。夫不祭妻。禮何爲其然也。焦子對曰。夫不祭妻。禮文以餕餘言之也。謂餕餘之祭。唯夫之於妻。父之於子。可不祭。其他皆祭也。且夫不祭者。以其尊也。舅之於婦

益尊矣。子之有父。猶婦之有舅姑也。父不祭子。而舅可祭婦乎。

俗禮荅問二。

或問焦子曰。今之喪。斂衣不用紐。禮與焦子對曰。喪大記。結絞不紐。則今之不用紐者。沿古制也。乃古者。生時衣帶。取其可解。則用紐。紐猶今俗所謂活結耳。歿則不復解衣帶。皆用死結。所謂不紐也。今既不用紐。亦不復用帶。則大非矣。

俗禮荅問三

或問焦子曰。居三年喪。未卒哭而死。以斬縗斂。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父母之喪三年。以凶服斂。是無除服之時也。死則侍親地下矣。可凶服侍乎。

俗禮荅問四

或問焦子曰。服既除。以葬故而斬衰。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國律。職官庶民三月而葬。又曰。凡有喪之家。必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無除服而葬者也。故古無久不葬者。改葬之服。昌黎議之極詳。不得已而改葬。服緦焉可也。

咎由人己對示二李生本善元善。

癸丑之春。焦子居門人自外至。卒然問曰。咎由於己與由人者有間乎。曰有間。咎由於人者。聖賢不去也。

然則時人之所惑者宜矣。曰爾何聞。曰今有大吏索其屬銀。屬不堪其迫。竊國課與之。事發均伏誅。街里市巷之間。以迫憐屬。謂其非貪吏也。如夫子言。不已然與。焦子艴然曰。惡是何言。吾所謂咎由於人者。非此之謂也。南山之麓。有獸曰狌。狌愛酒焉。人誘以醉而刺其血。小平之津。有魚曰鱣。巨鱗多口。重千斤。甘人之餌而致於屠。其誘與餌。人也。使匿巒樾之間。潛淵泉之當。當底也。安分而守命焉。人不得而致之矣。君子讀書稽古。一畝之宮。可以宅身。自食其力。以全其天。雖有貪夫。其何我迫。即或抱用世之才。資格而進之。屈伸之間。聽其自至。於彼何求。於我何脅。且處以逸吾身。仕以逸吾世。當路之人。舉我升我。是欲我措其學於世也。措焉可矣。當路之人抑我滯我。是不欲我措其學於世也。不措焉可矣。惑者昧焉。不以人之用舍爲進退。而以人之喜怒爲榮辱。其未得也。不恤謁阿婞褻以獻其肺腑。醵錢稱貸以供其夤緣。以爲竭此精力。舍此性情。一旦可以榮祖考。光宗族鄉黨。吐其氣於友朋。振其勢於妻妾子弟。枉尺而直尋。迂腐者未足以語此。不知吾之志既卑。吾之可輕可賤之態。已備入於當路者之心。當路而賢也。必惡而遠之。倘其不然。不過謂是人也。可供我之役使。收之於家奴養子之列。而乃不以爲辱以爲榮。求援之不已。彼亦求報之不已。我已受其恩。又益望其加恩。於是雖得罪於天子之法。不敢不應大吏之求。卒之事敗身誅。悔之莫及。其咎也。人與己與。小子聽之。願介而窮。毋辱而顯也。介而窮。身屈而心伸也。辱而顯。身伸而心屈也。門人聞之。欣然而退。守其眞。固其神。將誦讀以終其身。

屬文稱謂荅

胡西麥先生問姑丈姊丈姨丈之稱於阮侍郎。侍郎轉以問余。擬此以荅。問曰。從母之夫俗稱姨夫。若入文章。似難落筆。遍檢爾雅儀禮。皆無此條。姑丈姊丈。亦是邪非邪。循按爾雅。釋親父之姊妹曰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姑之夫無明文。姊妹之夫謂之私。詩譚公爲私。是也。姑夫之稱。見於六朝者。如梁江千一姑夫朱異。梁書江千一傳。北周蕭子雲爲王褒之姑夫。周書王褒傳。姊夫之稱。漢時已然。郭林宗別傳稱林宗就姊夫貸錢五千。見太平御覽。此皆俗稱。用諸屬文者也。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母之姊妹爲從母。然則姨者。所以稱妻之姊妹。非謂母之姊妹也。姨之夫爾雅謂之亞。古亦稱僚壻友壻。從母之夫稱不載焉。然而從母之稱姨亦古矣。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三輔決錄云。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喪婦作問神。姨曹大家難之。大家爲周之從母。則通稱從母爲姨。自周至漢已然。姨夫之稱。宋時猶專屬妻姊妹之夫。歐陽文忠詩。大姨夫作小姨夫。是也。竊嘗思之。父母兄弟舅姑。定稱也。父之兄弟。依父爲重。則曰世父叔父。其妻又因世父叔父而重。則曰世母叔母。母之姊妹。依母爲稱。則曰從母。其內兄弟、外兄弟、從母兄弟、則稱其父母爲父母。故其子卽依兄弟爲稱也。父之姊妹屬之父。而不可稱母。母之兄弟屬之母。而不可稱父。猶夫之父同於父。而非父。夫之母同於母。而非母。故同爲舅姑之稱。依父母而通其變也。因其爲姑之夫稱曰姑夫。因其爲姊之夫稱曰姊夫。名以義起也。晉書王廙元帝之姨弟也。杜少陵寄狄明府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從母既通稱姨。則通稱從母兄弟爲姨兄弟可也。北史元義納太后妹。明帝呼曰姨父。從母既稱曰母。則從其類。謂其夫爲姨父可也。或名以義起。則稱姨之夫爲姨夫可也。曰從母夫不辭。則

姨夫尙矣。丈者。古人泛稱。論語謂老者曰丈人。儀禮謂男子曰丈夫。皆無定號。今之稱姨丈姑丈姊丈者。俗稱無可典據者也。若施之於文。則無不可。賦頌贊論祭文檄之類。無取乎此。惟敍事文用之。或述時人之言。於辭氣中稱姨丈姑丈姊丈皆可。猶官名地名。不必彊作古稱也。或敍其人之親誼。則稱曰姨夫。亦可。必欲典雅。則先稱從母之姓氏。以夫繫之。隨文運用。存之一心而已。文章之道有二。說經論古之文。就古論古。不可羼入時俗行狀墓志之文。主於述當時之事。卽爲將來之典要。不必過於拘古也。

學童讀爾雅荅

飽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爲六書。記爲計字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書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既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掌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蓄。畢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間。善氣盈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闇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爲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其藝。通其義。無容誦爲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蕭何草律。以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得爲史。更進而通於六體。

則爲尙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以取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疊簇文字。絕無條理。卽其類也。揚子雲取有用者。作爲訓纂。可知前此但務諷字之多。可以干祿。於古人教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敎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蓋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第守其師之說。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卽能通五經之義。貫羣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嫁甫入門。早言杵臼。子氏猶在。賵馬來歸。不亦傎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爲文。率以一二字句強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達。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錮。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歎。莫之有也。陽氣不宣。虛靈漸鈍。其帙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竊謂教童子者。宜淪其性靈。導其善志。養其和氣。蓄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虛。果有出人之才。不必讀爾雅。爾雅自能爲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考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者。緣是而爲教。則非余所知矣。

請立北湖耆舊祠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爲留存舊蹟。呈明存案事。竊縣治北湖黃玨橋鎭市中。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宅。梁賣與謝公承貴。今謝姓後人。因屋久圮壞。將售於人。謝係循母黨至戚。不忍以前賢舊蹟。母

家遺屋。一旦拆毀汙穢於屠酤之手。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在案。竊以梁公之忠昭於明史。已恩旨入祀忠義祠。謝公父子之孝義。亦載於邑志。循願己力修葺。卽立梁公牌位。奉祀於內。以謝公祔之。其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於史志者。俟更爲斟酌入祀。名爲北湖耆舊祠。不招僧道。不雜祀他神。但循所契買他姓不得爭占。循之子孫亦不得擅賣於人。爲此將史志所載梁公謝公事實錄。呈臺下。賞示存案。俾忠孝舊宅。不致就湮。或亦於風俗人心不無有裨。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